

東方博物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二十八辑

東方博物

第二十八辑

浙江省博物馆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博物·第 28 辑 / 浙江省博物馆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308-06237-4

I . 东 … II . 浙 … III . 文物—考古—中国—文集 IV .
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2913 号

东方博物 第二十八辑

浙江省博物馆 编

责任编辑 陈丽霞
美术编辑 张卉
英文翻译 黄逸芬
设计总监 王屹峰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310027)
(E-mail:zupress@mail.hz.zj.cn)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223 千
版 印 数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54
书 号 ISBN 978-7-308-06237-4
定 价 30.00 元

声明：本出版物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数据库，凡发表文章作者的著作权使用费与稿费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入该数据库，务请来稿时申明。

《东方博物》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伯敏 毛昭晰 李学勤 朱凤瀚
苏东海 杨伯达 罗哲文 徐邦达
徐苹芳 宿 白

《东方博物》编辑委员会

主任 鲍贤伦

副主任 陶月彪 陈官忠 陈 浩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屹峰 李 刚 陈官忠
陈 浩 胡小罕 赵雁君
柴眩华 徐德明 陶月彪
康熙民 曹锦炎 鲍贤伦

主编 李 刚

执行主编 王屹峰

東方博物



第二十八輯

考古研究

- 6 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的样式与工艺 扬之水
18 出土元代玉器及工艺特色综述 李海
28 良渚文化石器装柄技术的重要物证 赵晔
35 嘉善博物馆所藏良渚文化玉器 朱殷治
39 从新构造运动观点论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的环境变迁
张国俊 赵丽君 韦立立 陆景冈
44 诸暨东蔡官山脚唐墓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54 金华东宋郑继道家族墓清理简报 赵一新 赵婧 蒋金治

文物举隅

- 62 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 章国庆
72 《胡留墓志铭》考 吴志标

书坛画苑

- 76 李因《越中八景图》 王巨安
82 胡术作品及生平刍议 张学惠

陶瓷纵横

- 87 余杭出土战国原始瓷及产地问题 盛正岗
93 宋代吉州窑窑家考略 陈定荣
97 20世纪上半叶龙泉瓷业生产形态 钟琦

民俗掠影

- 104 永嘉县荆州太阴宫工笔油彩壁画 林鞍钢
112 龙泉龙井五显庙的香菇庙会调查 尹福生

历史论坛

- 119 抗战中的台湾义勇队在金华 陈小雪 周红 蒋金治
124 武汉抗战时期救国会派的民众动员 张丽明 王小雨

- 封二 太阴宫油彩画《门神》 图 / 林鞍钢
封三 清李因《越台樵唱》图 浙江图书馆藏
封面 鼎式铜炉 金华东宋郑继道家族墓 M2 出土

CULTURAL RELICS OF THE EAST

MAIN CONTENTS

6 The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from Wang Shiqi's Tomb: Their Style and the Craft Yangzhishui

Abstract: More than one hundred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tomb of the late Ming official Wang Shiqi. In addition to the well-known gold belts which belonged to Wang, there are also lots of women's headgears and ornaments.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these artifacts, the author renames some of them and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style and the craft of these artifacts.

Keywords: Wang Shiqi's tomb; Ming Dynasty;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28 Important Material Evidence to the Use of Stone Tools with Handles in Liangzhu Culture Zhao Ye

Abstract: Most stone tools from the Neolithic Age were fitted to a handle, though handles made of wood or other organic materials are seldom preserved. Nanhu, Zhejiang yielded a rare group of stone tools with handles of Liangzhu Culture due to its special buri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introduces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group of objects, and offers a review of the excavations of stone tools with handles in Liangzhu Culture.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stallment and usage of this type of tools is also attempted.

Keywords: stone tools with handle; Liangzhu Culture; Nanhu, Zhejiang

6²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Stele of the Public Testimony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Yangshan Sandbank as the Financial Resource for the Confucian School in the Qingyuan District

Zhang Guoqing

Abstract: The Stele of the Public Testimony 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Yangshan Sandbank as the Financial Resource for the Confucian School in the Qingyuan District is the only existent stele that has texts written in the basiba Mongolian writing system. On the basis of a transcription of the stele tex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egal cases and involved parties in the two law suits that the Confucian School of the Qingyuan District instituted on the embezzlement of the Yangshan Sandbank property in Changguozhou.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embezzlement of property that was used to support Confucian school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Meanwhile, this stele also provides the first material of a complete case for leg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in the Yuan Dynasty.

Keywords: stone tablet; Yuan Dynasty; Confucian School; Qingyuan Lu; law suit

97 A Study on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Longquan Wa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Zhong Qi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acing dramatic decline, the workshops of Longquan ware developed new products to survive and to keep in business, which transformed and continued the long tradition of ceramic production in Longquan ware. Based on detailed surveys, the author examines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the Longquan ware during this period, ranging from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se workshop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e trade regula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guild.

Keywords: Longquan ware; mode of productio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8

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的样式与工艺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0732）

【摘要】明代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百余件，为人熟知的金带鎔一副二十枚、金镶玉带具一件是王士琦物，其余则以女子首饰为多。本文对王士琦墓出土的金银器，尤其是其中的女子首饰，作了大致的梳理，包括对这些器物予以重新命名，兼及对式样和工艺的讨论。

【关键词】王士琦墓 明代 金银器

关于王士琦墓的报道，最早见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的一则简讯，以后有裘樟松等《王士琦世系生平及其墓葬器物》一文^[1]。后者重点在于考证王士琦的世系与生平，对出土器物的样式、名称、工艺等未作详述。今春承浙江省博物馆大力支持并提供各种方便，且惠允拍照，因有机会仔细观摩，并于事后再作观察与研究，遂有可能对这一批器物提出一点初步的意见。

王士琦，字圭叔，浙江临海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万历四十六年奉调巡抚江南，途中感疾，卒于浑源。“没之日，帑无长物，旅衬萧然”，“讣闻，赐祭。遣官营其葬事”^[2]。葬临海县西石塘山。夫人邓氏，封淑人。墓前原建石坊、华表、翁仲和御碑亭。20世纪50年代墓葬被乡民挖毁，取出的金银器等物，后由文物部门收回，今藏浙江省博物馆。

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百余件，为人熟知的金带鎔一副二十枚、金镶玉带具一件是王士琦物，其余则

以女子首饰为多，今依我的认识为之重新命名，那么便是：

金丝福寿五梁冠一件
金累丝镶玉嵌宝八仙寿星钿一副
金累丝蜂蝶赶菊花篮簪一对
金累丝镶玉嵌宝牡丹花顶银脚簪两对
金镶宝牡丹花顶银脚簪一对
金镶宝荷叶银脚簪三对
金累丝镶宝双鸳鸯小插两对
金累丝游舫小插一对
金累丝游舫小插一件
金耳挖簪一件
金镶宝莲花耳环一对
金累丝镶宝菊花仙鹤耳环一对
金累丝镶玉蝶赶梅耳环一件
金耳坠脚一件（坠物失）
金累丝蝴蝶凤凰步摇一件
金累丝蜻蜓残件一



图一 金丝福寿五梁冠 1.正面 2.背、侧面

瑞兔图金戒指一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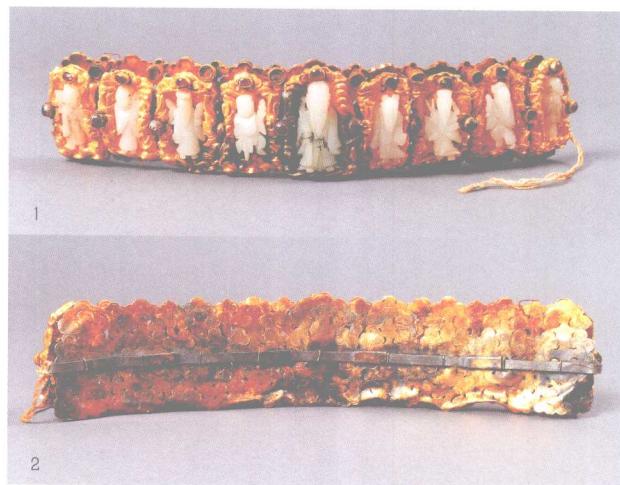
灵芝纹金戒指一对

列在第一项的金丝福寿五梁冠，明代也称金丝髻，又有俗称曰鬟髻^[3]。它是女子戴在发髻上面的发罩，因又有“发鼓”之称。发鼓的名字宋代已经出现，见于南宋张云翼编纂的《碎金》，列在《服饰篇》中的“梳洗”一项之下，写作“发骨”。发骨虽然可以算作冠之类，不过与冠相比又稍稍不同：各种质地的冠子本身便为装饰，比如宋代流行的团冠、角冠等；发骨则适如其名，即主要在于把发髻撑高，以宜各式簪钗的插戴。插戴之后，发骨显露出的部分其实已经很少，明代的情况更是这样。不过虽然如此，金丝髻、银丝髻的制作依然是一丝不苟，非常精细，比如王士琦墓出土的金丝福寿五梁冠。金冠前低后高，大小约略如拳。细金丝编作均匀的灯笼空儿以成冠体，然后用圆条撑出冠顶的五梁、中腰和下缘的口沿。金冠迎面编一个立檐，其上系缀粗金丝掐出的“福”、“寿”两个金字，寿字的上半部掐作一个连枝带叶的桃子，冠两侧装饰卷云纹。前后左右留出圆孔、花孔共五个，以用来插簪^[4]（图一）。

鬟髻正面通常倒插一支挑心，两侧分别倒插一支掩鬓，前额上方插分心。挑心、掩鬓、分心，这是最常见的明代头面之要件。不过王士琦墓均未出，而惟有一副与分心位置相当的金钿。

明代的所谓“金钿”和“金宝钿”，与自唐以来传统的金钿相承，但形制与用法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依制，凤冠上面用金钿，《明史·舆服志》载，永乐三年更定，皇后常服，“冠用阜縠，附以翠博山”，“翠口圈一，金宝钿花九，饰以珠”。然而礼制之外，金钿也可以从凤冠中独立出来成为头面之一种。《天水冰山录》“金厢珠宝九凤翠钿首饰一副”，便是此类。又《金瓶梅》第九十五回，曰薛嫂把春梅要的一付（副）九凤钿银根儿取出给月娘看，“约四指宽，通掩过鬟髻来，金翠掩映，翡翠重叠，背面贴金，那九级钿，每个凤口内衔着一挂宝珠牌儿，十分奇巧”。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鈞夫妇墓孙妃头面中有金镶宝玉八仙寿星钿一副：双层的金制弯弧，长21、高4.5厘米，上缘打作一溜朵云边，表层的每一朵云下各有一个嵌宝的小金龛，金龛里各立一个仙人，中心体量最大的一个是寿星，两边对称排着玉八仙。

图二 金镶宝玉八仙寿星钿 1.正面 2.背面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墓出土



图三，1 金累丝镶玉嵌宝八仙寿星钿一副



图三，2



图三，3



图三，4



图三，5



图三，6



图三，7



图三，8



图三，9



图三，10

金钿的背衬接焊四个扁管，中穿一根窄银条通贯整个金钿^[5]（图二）。银条两端的弯钩分别系着带子，那么它的佩系方式必与无锡市明华复诚夫妇墓所出者相同，即把这带子套在横贯鬟髻两侧银簪的簪头上^[6]。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花钿戴于发鼓之下”，所云即此。

如益宣王墓出土金钿之例，明代金钿多以9个小件合为一副。王士琦墓出土的金钿，今日所见便是9个分别制作的金镶玉小饰件（图三，1），其中一件玉人与金托分离^[7]。玉的质地非属上乘，刻划也很粗略，勉强认得广颡而扶杖者是寿星（图三，10），持笛横吹者为韩湘子（图三，9），头顶一对抓髻者自是汉钟离。寿星之外，8件中，背衬松、竹、梅、桃者各二，两两成对；下则海浪为托以成“过海”之意。以竹为衬景的一件，下方用金片打作三朵浪花托起一只巨龟，底端做出石碗以嵌宝，可惜嵌物均失。粗金丝制为几竿风竹接焊于海涛之背，竿上錾出竹节历历。竹叶有用花丝平填者，有以金片打造



图四 金累丝蜂蝶赶菊花篮簪 1. 正面 2. 背面

者，以累丝见虚，以打作见实，以表现竹叶的俯仰向背，参差相映。中间一根竹竿的背面中腰挽一根金丝，自后向前绕在玉仙人的腰间以为绦带。竹竿的下方包一截银扁管，管里插一柄银钩。松树、梅枝、桃树的背衬制作方法与此大致相同又各有变化。原应放在中间的是一件寿星，它以金片打作一枚葫芦为衬背，松枝布景，左鹤右鹿，底端祥云，上出头光，点出全副金钿的主题（图三，10）。每个小件高约4.5厘米，9件合在一起，长约23厘米（图三，1）。小件背后扁管里插银钩应是为着整副金钿的联络，其系连方式或即如明益宣王出土的金钿以银条相贯。两副金钿出自同一时代，式样、题材乃至尺寸大小都很一致，区别只在于背衬的纹样和制作工艺。所谓“花钿戴于发鼓之下”，可知金累丝镶玉嵌宝八仙寿星钿的簪戴位置，而就题材说，它与金丝福寿五梁冠配合为饰也是合宜的。

挑心、分心、花钿之外，明代头面中的各种大小簪子多两两为对，王士琦墓出土的金银首饰也是如此。其中的金累丝蜂蝶赶菊花篮簪一对，可以算作头面中的大件。簪首的制作，是先用素边丝掐出各个小件的轮廓：一朵灵芝，三茎菊花，蜂一，蝶一，又花盆之半，复以做成小卷草的花丝在轮廓里平填。薄金叶和细金条做成花枝、花叶和花篮的提梁。先是小件攒焊成形，继将金簪攒焊成型。菊花花心则用吹珠的办法做成点点花蕊（图四）。金簪之钩花布叶运金丝如运笔，花丝纤若毫发而平填得工致精细，纹样的繁而不乱，一丝一缕皆清清爽爽，则特别见



3

2

1



图五 1b

图五

1. 金庭园小景簪及局部 湖南临澧新合元代窖藏
2. 金镶宝灵芝石榴盆景钗 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出土
3. 金镶宝玉花篮簪 北京定陵出土

出攒焊的工夫。与它相类的作品，有湖南临澧新合元代窖藏中的金庭园小景簪，也有北京海淀区青龙桥董四墓村明墓出土的金镶宝灵芝石榴盆景钗^[8]，又北京定陵出土的金镶宝玉花篮簪一对^[9]，题材一致，工艺不同，可见此中的继承与演变（图五）。

明代头面中属于配角的各种小簪子，常见的有“小插”和“啄针”。小插的簪脚大约仍为扁平，不过簪首分外小巧而已。啄针则是尖锥式簪脚，它通常是成对点缀于金丝髻或银丝髻的两边，由灯笼空儿中插入，因此簪脚多半很细，极细者至于纤纤若针，如江西省博物馆藏明益庄王墓出土的6件金累丝花叶啄针。

王士琦墓所出金累丝游舫小插共3件，其中两件为一对，另一件失偶。小插的簪首用花丝掐作船形，再以小卷草平填作一叶乌篷扁舟，中间用四根金条撑出一个小卷棚，棚周以细金丝仿丝帛做成披垂的沥水，卷棚下有客巾服倚坐，船头艄公刺篙。船背面焊扁管插一根银簪脚。虽无风无水，而荡舟中流湖天一色之境宛然（图六）。

此外又有金荷叶小插3对（其中两对失簪脚）、金累丝双鸳鸯小插两对^[10]。金荷叶簪系用两枚金片作底衬，一枚剪作荷叶，一枚剪作荷花，系结荷

花与叶的一根金丝由后至前穿过来擎出一茎慈姑叶，七枚花瓣焊在周围组成一朵绽放的荷花。花丝掐作花边、叶边和叶脉接焊于图案，金叶上面再焊石碗以嵌宝（图七）。金累丝双鸳鸯小插的制作，是用花丝掐出簪首图案的轮廓，即一枚荷叶布景，一朵荷花、两枚慈姑叶为托座，上承一对鸳鸯。复以卷草平填花叶，用码丝做成鸳鸯的羽翅。其实只做得一只，不过多填出鸳鸯的半面而显出一对的效果。花叶托座的上面以石碗嵌宝（图八）。

啄针的题材多取瓜果草虫，造型则承宋元时代盛行的“象生”。这里顺便举出浙江省博物馆藏杭州桃源岭明墓出土的金累丝石榴松鼠啄针和金累丝石榴黄鸟啄针各一对，又有金累丝石榴啄针一件，则它原初也应为一对（图九）。石榴的花、叶以及黄鸟和松鼠均系打作成形，花、叶加焊素边丝，松鼠的身子和尾巴并施毛雕。中空的石榴则是用堆炭灰的办法堆垒成型，即先把木炭碎磨成粉，加入白芨，用水调成面糊，手捏成型，干燥后再绕码丝，继用小药筛匀筛焊药，加焊后内里炭粉做成的模型化成灰，于是留下表层的码丝轮廓，便是一颗玲珑石榴。最后把各个小件攒焊在一起，底端再接焊一支锥形簪脚。石榴黄鸟和石榴松鼠的造型，元代已经出现。



图六，1 金累丝游舫小插之一



图六，2 金累丝游舫小插之二



图七 金镶宝荷叶银脚簪 1.正面 2.背面



2



图八 金累丝镶宝双鸳鸯小插 1.正面 2.背面

最初的设计构思应是来自宋人绘画中的花卉翎毛写生小品，明代则一并纳入吉祥图案。

另有一种尖锥式簪脚的小簪子，簪顶是铺展开来的一朵牡丹，又或莲花、梅花、菊花，即《天水冰山录》所谓“金玉顶梅花簪”、“金宝顶桃花簪”、“金珠顶菊花簪”。王士琦墓中的金累丝镶玉嵌宝牡丹花顶银脚簪两对、金镶宝牡丹花顶银脚簪一对，便是这一类（图十，1、2）。此式花头顶银脚簪每插在鬟髻两边留出的孔洞之内以固冠，上海徐汇区宛平南路明墓出土的铜鎏金鬟髻上插一对金镶玉顶梅花簪，即其例^[11]（图十，3）。

步摇也是簪的一种。它的名称很古老，使用的范围也很宽泛。步摇大约最初是由钗首悬挂坠饰而得名，《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钗头悬坠饰，行动便有金光闪烁、步步摇颤的效果，自是别样动人。由两汉至宋元，步摇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为固定的样式，而把摇颤的特色保留下来。通常簪首为一树四外伸展的花枝，然后以做成螺旋的细丝



图九, 1 金累丝石榴啄针 杭州桃源岭明墓出土



图九, 2 金累丝石榴黄鸟啄针 杭州桃源岭明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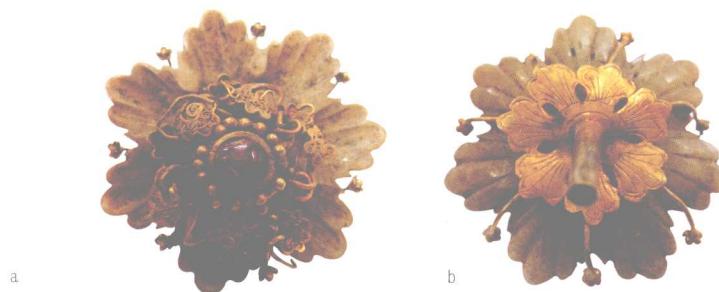


图九, 3 金累丝石榴松鼠啄针 杭州桃源岭明墓出土

系缀花朵和蜂蝶凤鸟于枝条。王士琦墓出土的金累丝蝴蝶凤凰步摇正是明代常见的样式，不过稍残（图十一，1）。同出又有金累丝蜻蜓残件一，大约也是步摇上面的构件（图十一，2）。步摇一般不组织在一副头面之内，插戴似乎更为随意。

金镶宝玉等各式耳环，王士琦墓所出土共6件，其中4件两两成对，即金镶宝莲花耳环一对，金累丝镶宝菊花仙鹤耳环一对（图十二，1、2）。一件金累丝镶玉蝶赶梅耳环失偶，耳环脚也脱落（图十二，3）。另一件金耳坠脚失坠物，当然原来也是成对的。蜂蝶赶花是元代以来即很流行的纹样，赶，赶趁也。花则多取梅和菊，前举金累丝蜂蝶赶菊花簪簪即是一例。金累丝镶玉蝶赶梅耳环是与簪相同的题材，不过啄玉为蝶为花嵌在两枚金累丝的花蝶之间，风格秀巧也见出二者的互为呼应，当初该是配合插戴的。

首饰之外，几件精致的小盒似乎也是女子妆奁中物。比如银鎏金福寿元宝式盒一，银印盒一^[12]（图十三、图十四）。又银妆盒一件，盒表光素无纹饰，盒内里有一周窄窄的二层台，一枚做成古老钱式样的银片浮搁在上以为隔层，于是上下可以分放小件（图十五）。又一件直径约五厘米的小银盒，盖面錾刻补袞图：曲院一角敞轩一楹，粉墙内倚石栽竹，台阶之侧芳草几丛。轩内一女子穿针引线，凭几补衣。圆盒的边墙为麒麟送子图。背景是芭蕉山石，远山流云和北斗星，一小儿击鼓在前，一小儿相随持令旗，又有持钺小儿断后。中间是童子跨麒麟，前有小儿挽缰（图十六，1）。“补袞”之典出自《诗·大雅·烝民》：“袞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可见这里的意思原是很庄重，而用为仕女画的题材，便可以把妇功的补衣切了“载道”之意，即辅佐君王也。



图十，1 金累丝镶玉嵌宝牡丹花顶银脚簪 a.正面 b.背面



图十，2 金累丝牡丹花顶银脚簪

清王毓贤《绘事备考》卷六云宋尚衣夫人刘氏久掌内廷文翰，善画人物，所作有《补衮图》。故宫博物院藏明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中有《补衮图》一幅，绣品中女子的姿容意态与银盒图案差相仿佛（图十六，2），对页董其昌墨书诗赞曰：“龙衮煌煌，不阙何补，我后之章。天孙是组，璀璨五丝，照耀千古。奕兮彼姝，实姿（资）藻黼。”可见图意^[13]。通观银盒的整个纹饰，以士琦夫人的身分而论，今以“补衮图”为盖面图案定名，应该是不错的。

此外别有特色是一件小铜盒。盒长4.2、宽2.2厘米。盒盖为推拉式，因此只是一枚很薄的铜板。



图十一，1 金累丝蝴蝶凤凰步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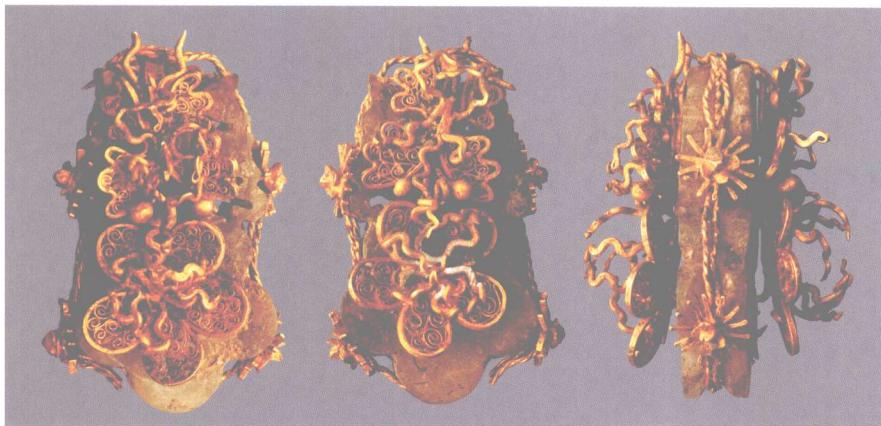
图十，3 铜鎏金累丝发髻 上海徐汇区宛平南路明墓出土



图十一，2 金累丝蜻蜓残件



图十二，1 金镶宝莲花耳环一副（右）
图十二，2 金累丝镶宝菊花仙鹤耳环局部（左）



图十二，3 金累丝镶玉蝶赶梅耳环



图十三 银鎏金福寿元宝式盒

盖面錾出一个长方形的画框，画框里曲栏两合围出平台一角，左边是檐牙高啄的殿阁，右边老桂一株，下有玉兔，玉兔回望处为亭亭玉立一婵娟。天边高悬的一轮满月似是用来点题，那么“月宫图”、“蟾宫桂兔图”，都可以为它命名（图十七，1）。图案的制作工艺很独特，它是用錾子依画样錾出浅槽，然后在槽子里填嵌银丝，盒盖图案银丝脱落处的刻槽清晰可见。其时名此为“减银”^[14]。同出又有一件盛放耳挖和剔牙杖即所谓“金三事”之类的杂宝纹小金筒，装饰工艺与此相同，不过前者为铜，后者为金（图十七，2）。

银器中，尚有式样别致的一柄银玲珑瓜式茶匙，匙叶为半剖之瓜，瓜瓣上细镂小孔，下接双纽索纹匙柄，柄端残（图十八）。它也可以名作“茶鍊”，张岱《陶庵梦忆》卷五“姚简叔画”条记简叔背临的一幅古画，画面之一为“一侍儿捧盘，盘列二瓯，意色向客；一宫娥持其盘为整茶鍊，详视端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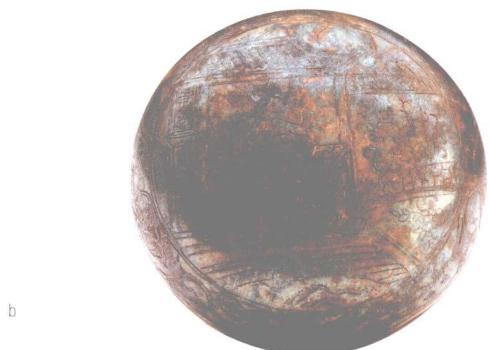
图十四 银印盒



图十五 银妆盒



a



b

图十六，I 银补袞图盒 a.侧面 b.盖顶面

银茶匙宋元时代已经出现，多为玲珑荷叶式^[15]。明代制作之精者有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的一件^[16]，细长的匙柄做出一段竹节纹，匙叶轻薄形若一枚杏叶，叶心图案为团花，花心一朵小簇花镂空做，通长15.5厘米，重11.8克（图十九，1）。时代为明前期。明晚期则有北京定陵出土的一件^[17]。匙叶的纹样造型为蝶赶菊，菊花的特征用花蕊来表现，而在花瓣之间镂出规整的五个细孔；匙柄依然是传统做法，即中腰偏上的位置装饰一段竹节纹，而柄端又做出一朵如意云头，长17.7厘米，重12克（图十九，2）。

王桢《农书·百谷谱集十》举出饮茶方式之三种，即茗茶、末茶、蜡茶，分述其详之后，又说到：“茶之用芼，核桃、松实、脂麻、杏仁、栗任用，虽失正味，亦供咀嚼。”芼在先秦时代原指杂入羹中的各种野蔬，这里是借用。元代甚至还有“捣蒜烹茶”的做法，见关汉卿《裴度还带》杂剧。话本小说《快嘴李翠莲记》中关于茶事的细节描写也很有趣，道翠莲“走到厨下，刷洗锅儿，煎滚了茶，复到房中，



图十六，2 韩希孟绣《补袞图》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七，1 减银月宫图小铜盒 a.侧面 b.盖面

打点各样果子，泡了一盘茶，托至堂前”，一面口中说着，“此茶唤作阿婆茶，名实虽村趣味佳。两个初煨黄栗子，半炒新炒白芝麻。江南橄榄连皮核，塞北胡桃去壳粗”。《快嘴李翠莲记》大约是元代作品而又经明人增益，这里反映的也正是元明习俗^[18]。

添加各种果料的茶，自有它的饮用方式与器具，

高濂《遵生八笺》卷十一《饮馔服食笺·上》“茶具十六器”一项列有“撩云”，注曰：“竹茶匙也，用以取果。”所谓“取果”，这里可以理解为两用，即点茶时的取果和饮茶时的取果。清陆廷灿《续茶经》卷中：“臞仙云：茶瓯者，予尝以瓦为之，不用磁，以笋壳为盖，以槲叶攒覆于上如箬笠状，以蔽其尘，用竹架盛之，极清无比。茶匙以竹编成，细如笊篱样，与尘世所用者大不凡矣。”臞仙即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所谓“细如笊篱样”，自是茶匙的匙叶镂空做，那么这里也是饮用加料茶的器具^[19]。王士琦墓出土的银玲珑瓜式茶匙正是“细如笊篱样”，而取瓜为匙叶造型，也与传统的荷叶茶匙一样，原是为着一点朴雅的清趣。



图十七，2 金三事连减银杂宝纹筒

图十八 银玲珑瓜式茶匙

图十九，1 金玲珑杏叶茶匙 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

图十九，2 金玲珑蝶赶菊茶匙 北京定陵出土

除帝陵、藩王墓以及南京地区的功臣墓之外，明代金银器出自墓葬的比较完整的材料并不多，以详细的发掘报告和清晰的彩色图片公布者则更少，金银器的综合比较与研究因此很受限制。王士琦墓未经科学发掘，但墓主人身分明确，时代清楚，墓葬出土金银器尚大致保存完整，因可说是器类、纹饰都比较多样的一批重要标本。与它时代相当的有北京定陵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墓，所出金银器镶玉嵌宝，雍容典重，代表着明代后期的宫廷样式。王士琦墓出土金银器在题材、样式、工艺等方面与宫廷作品都很相近，并且也以嵌玉镶宝为点缀，不过远逊于“内